

刀郎：向《聊斋》借刀？



《2002年的第一场雪》

作词：刀郎
作曲：刀郎
歌手：刀郎

二零零二年的第一场雪
比以往时候来得

快写人物

CHARACTER SKETCHER

52岁的刀郎又火了。但这次的走红，与以往有些不同。

习惯了刀郎西域大漠风格的乐迷，这次被他混杂着聊斋谜语与民间曲牌的新概念，弄得有点摸不着头脑。

新专辑《山歌寥哉》中的一首《罗刹海市》，更是意味深长，几乎立刻就掀起了全网解读风潮。

这是暗讽华语乐坛？还是对多年私人恩怨的一次性了断？或是很简单，就想要玩把新的？

现代快报+记者 宋经纬



就是因为质疑也好 遗忘也好
其实都不重要 对不对
因为我想我们终究会被大家遗忘 对不对



新专辑《山歌寥哉》 图片来源：专辑图、节目图

罗刹海市，光怪陆离

鸭舌帽压得更低。

为什么突然就“变调了”？他想表达什么？

经过一些亦正亦邪的“解读”，我们知道了，罗刹海市来自蒲松龄《聊斋》中的一个故事，讲述了一个风姿俊朗的华夏子弟来到罗刹国，那里颠倒黑白、以丑为美，为了融入他们的社会，少年不惜把脸抹黑扮丑，却被盛赞美得无边。

歌曲充满了谐音梗，一丘河，一丘貉；苟苟苟，蝇营狗苟……不难想象，作词人想像蒲松龄一样，暗讽人情社会里的荒诞与不堪。

因为写得不够“明白”不够“清楚”，有人开始猜测，刀郎是在用一首歌来了断十多年前的一段“业内恩怨”，是一种“骂人不带脏字”的复仇，甚至还列举了一连串的歌坛大腕儿的名字，并一一对号入座……于是有人开始欢

呼，直呼过瘾。但这也仅仅只是一种猜测，一种想象。

实际上，十多年来，刀郎从来没有表达和应和过这种“想象的情绪”，他把时间都给了他热爱的人和热爱的音乐。

就音乐而言，这也不是刀郎第一次尝试民歌、小调与摇滚的融合。上一张专辑《弹词话本》，他就把评弹、昆曲，琵琶、三弦、曲笛，融入了流行音乐。“就像话本小说一样，这里是一个小书场，我是‘说话人’，希望听众能变成‘看官’，找到我们于时间于空间存在过的痕迹。”刀郎当时受访时说。

有人说，刀郎看惯了人世的纷繁复杂，心里早就淡了。

也有人说，《罗刹海市》是他的“封喉之作”，为的就是让人们想起，有这样一个人，还在认真搞音乐，照一照他看不惯的娱乐圈。

“苦行僧”的前半生

和仇恨害死了他。”

他为哥哥写出了那首《流浪生死的孩子》。高中辍学，刀郎便背着一把吉他离家出走，他对家人说：“我要去追逐我的音乐梦，不成功绝不回来。”

在歌舞厅，他边打工边偷师，成都、重庆、西藏、西安四处“流浪”。后来组建了手术刀乐队，发誓要像罗大佑那样，做一把“解剖社会的手术刀”。

可这把“刀”还未开锋，便被现实淹没了。

“如果我真的爱音乐，我就不能让音乐养活我。”“偏执”的价值观也让经营没多久的手术刀乐队

解散，妻子也选择了离开。

随着人生灰暗时刻的来临，这个男人开始面对现实。

后来刀郎来到新疆，扎根当地，寻找灵感。传统的五声音阶，听起来或许有些“土”，但这些“土”里生长起来的歌，却是最动情的歌。

很快，刀郎迎来了人生第一次的小成功，为新疆某卫星天线公司写的一首歌火了……随后，2001年首张个人专辑《大漠情歌》，2003年《西域情歌》，2004年《2002年的第一场雪》……

在精英主导的音乐市场，刀郎这种不分青红皂白，唱就是喊，直白嘹亮的歌风，征服了广大听众。

行走民间，见真见情

是他最初追逐的音乐梦。

2012年，刀郎举办了“告别”演出，自此淡出大众视野。

这一别，差不多10年。

2020年，他回来了，带着他的新专辑《弹词话本》，依旧亲民。

2023年是《山歌寥哉》。这次他几乎让所有人目瞪口呆，之后又是一听再听。

专辑介绍说：俗话说有假诗文，无假山歌，山歌乃民间性情之响。唱民间的歌，说民间的事。

无论是《罗刹海市》，还是《花妖》《镜听》《路南柯》，每首歌的曲调和韵味都让人沉醉，歌曲调子分别来自广西山歌调、时调、秧

中年男人的友谊，往往就是从包间里一首合唱歌曲开始的。“土里土气”的“野生歌手”之歌，穿越时光，即便到了如今，也依然拥有顽强的生命力。

刀郎，无疑是一个破局者，他补充了精英通俗音乐市场当中，属于普通人那块渴望直抒胸臆的空白。

爆火之后，刀郎遭遇了业内业外众多质疑。经历了风雨，他开始对自己重新审视。

在节目中他说：“我的音乐其实就是民歌，身边发生的事都是可以随便唱的，是一种质朴的、通俗的……”“质朴、简单、亲民”也